

Research Letter

<https://doi.org/10.70731/c3s8j576>**A Textual Correction in the Revised Edition of the *Cefu Yuanguai: Section on Military Commanders***

校订本《册府元龟·将帅部》勘误一则

Peng Shi ^{a,*}^a School of History, Northwest University, Xi'an 710127, China

明刻本《册府元龟·将帅部》“献捷二”条载：“二年二月，符州防御使折从阮奏：‘部领兵士攻围契丹胜州，降之。见进兵趋朔州。’”[1]此事系于后唐长兴元年（930）八月条后，但未明确注明具体年份，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《册府元龟》校订本亦未出校勘记予以说明。

按，“符州”于《册府元龟》（以下简称《册府》）仅此一见，且不见于唐五代的其他史籍，当误。《旧五代史·折从阮传》云：“同光中，授府州刺史。长兴初，入朝，明宗以从阮洞习边事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复授府州刺史。”[2]又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五》开运元年六月下载：“初，高祖割北边之地以赂契丹，由是府州刺史折从远亦北属。”[3]据此知，《册府》之“符州”当为“府州”之误。

关于折从阮攻讨契丹胜州一事，《旧五代史·晋书九·少帝纪三》载：“府州防御使折从阮奏，部领兵士攻围契丹胜州，降之，见进兵趋朔州。”[4]此处所载与《册府》几同，二者似出自共同史源，惟前者将该事明确系于后晋开运二年（945）二月时。按，开运元年六月戊午，“以从远为府州团练使”[5]；同年八月甲辰，晋少帝“以府州刺史折从阮为安北都护，充振武节度使”[6]。从阮于“其年，兼领朔州刺史、安北都护、振武军节度使、契丹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”[7]，故此处之“其年”，正是指开运元年。后汉天福元年（947）四月，“升府州为节镇，加永安军额，以振武节度使、府州团练使折从阮为永安军节度使、行府州刺史、检校太尉”[8]，当时，从阮仍为府

州团练使，或其从未出任府州防御使一职，故《册府》所谓“符州防御使”，当为“府州团练使”之误。

《资治通鉴·后晋纪五》开运二年正月庚申条载：“振武节度使折从远（即从阮）击契丹，围胜州，遂攻朔州。”[9]《辽史·太宗纪下》谓：“（会同）八年二月……戊子，晋将折从阮陷胜州。”[10]辽会同八年（945）即开运二年，由此观之，折从阮攻讨契丹胜州一事确系发生于年，而攻讨胜、朔与上奏之时或分别发生于年正月及二月。另，《册府》于“折从阮奏”条后又载：“三月，易州刺史安审约奏：‘二月三日，夜差壮丁斫虏营，杀贼千余人。’又奏……三年八月，李守贞奏：‘大军至望都县，相次至长城北，遇虏寇千余骑，转鬪四十里，斩蕃将解里相公。’是月，灵武冯铎奏：‘与威州刺史药元福，于威州土桥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余人。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’张彦泽奏：‘破蕃贼于定州界，斩虏首二千余级，追袭百余里，生擒蕃将四人，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。’癸卯，太原奏：‘破契丹于阳武谷，杀七千余人。’汉隐帝乾祐元年二月……”[11]自“易州刺史安审约奏”至“杀七千余人”诸文字，亦未标明具体年份。《旧五代史·少帝纪》载：“开运二年……三月……易州刺史安审约奏，二月三日夜，差壮丁斫敌营，杀贼千余人……开运三年……八月……李守贞奏，大军至望都县，相次至长城北，遇敌千余骑，转鬪四十里，斩蕃将解里相公……丙戌，灵州冯晖奏，与威州刺史药元福于威州土桥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余人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是月，秦州雨……秋九月……己亥，张彦泽奏，破蕃贼于定州界，

* Corresponding author. E-mail address: 1261285575@qq.com

Received 28 July 2025; Received in revised from 25 August 2025; Accepted 15 September 2025; Available online 19 September 2025.

Copyright © 2025 by the Author(s). Submitted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(CC BY) license (<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/4.0/>).

斩首二千余级，追袭百余里，生擒蕃将四人，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。癸卯，太原奏，破契丹杨武谷，杀七千余人。”[12]其中，《册府》之“冯铎”显为“冯晖”之误，而安审约、李守贞、冯晖、张彦泽及太原上奏诸事，均系于后晋开运年间，应与《册府》所载“折从阮奏”一事取材自同一文本。综上可证，《册府元龟·将帅部》“折从阮奏”条所载“二年二月”，实则遗漏后晋开运年号，须当出注更正。

参考文献 References

1. 王钦若(1960).册府元龟.中华书局.5170.
2. 薛居正(2016).旧五代史.中华书局.1914.
3. 司马光(1956).资治通鉴.中华书局.9273.
4. 薛居正(2016).旧五代史.中华书局.1279.
5. 司马光(1956).资治通鉴.中华书局.9273.
6. 薛居正(2016).旧五代史.中华书局.1273.
7. 薛居正(2016).旧五代史.中华书局.1914.
8. 薛居正(2016).旧五代史.中华书局.1552.
9. 司马光(1956).资治通鉴.中华书局.9283.
10. 脱脱(2017).辽史.中华书局.59.
11. 王钦若(1960).册府元龟.中华书局.5170-5171.
12. 薛居正(2016).旧五代史.中华书局.1280,1297-1298.